

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星雲大師

我在無意之間，寫了〈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〉一文，最初只是想，我們出家人的信仰應該要淨化，發心要真誠，忍耐要加強。尤其，出家修道生活中，要有「為了佛教」的觀念，養成關懷信徒的習慣，要「嚴以責己，寬以待人」，要全力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要與人為善，要從善如流等，做一個稍微像樣的佛弟子。

想不到《人間福報》在元月 23、24 日發表以後，各界有了熱烈的反應，海外像英國、美國等地，都有閱讀這篇文章的人。例如：在牛津大學修學博士的張少微、倫敦的妙祥法師，都傳來他們的回響；大陸大覺寺的一些職事，更有熱烈的回應；還有，居住在休士頓、辜振甫先生的二小姐趙辜懷箴女士，也多所肯定，讓我感動之餘，又寫了〈再說「我不是『呷教』的和尚」〉。

這篇文章在元月 30、31 日發表後，反應更是熱烈；我一時興起，乾脆再來一篇三說吧！因此，我就再談一次「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」。

我也不是標榜自己做一個和尚是如何了得，我自己的缺陷也是很多；所跟人不同的，只是對於自己的缺點，我肯得認錯、肯得改正。假如我做的佛教事業有一些可取之處，這也是很正常，因為這就是我們做和尚的本分。

我不是「呬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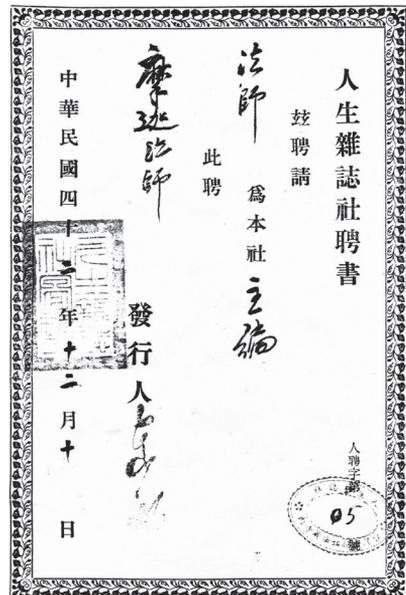
之所以把這許多的話說出來，只是讓佛光山的弟子知道，在少欲知足的修道生活中，「為了佛教」要精進，要發菩提心，要弘法利生。後來得知大陸上佛教有關的領導人士、僧侶，能夠閱讀此文，這對我來說，真是受寵若驚，感覺到佛教有希望、有未來。因此，略將三說的因緣報告如上。

重信承諾 雜誌如期出刊

我們知道，人在世間上，最重要的就是吃飯，所以「呬教」，也是為了生活，為了吃飯。我雖然歷經飢餓徬徨的過程，但是我對於不做吃教的和尚，是從來沒有動搖過的信念。

舉個例子說，我罹患糖尿病已經五十年了，在我想，應該就是由於幾次在極度飢餓的狀況下，導致胰島素受到損壞而產生的；因為我家裡的成員都沒有糖尿病的基因，應該不是遺傳所致。我曾把這個意見跟醫生談過，但醫生搖頭，不太願意採信我的想法。

我記得比較嚴重的一段飢餓經驗，是在民國40年（1951）初編《人生》雜誌的時候。當時，因為編輯工作的關係，借住在台北善導寺。有一天早晨，很羞愧的吃了他們一頓早餐後，為了節省一塊錢的公車費，就走路到萬華的印刷廠去做校對工作。



1953年，筆名「摩迦」星雲大師，受東初法師聘請為《人生》雜誌主編。（圖／佛光山宗史館提供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到了中午，在印刷廠裡，經理跟我說：「星雲法師，吃飯了。」但我心想，我到哪裡去吃飯呢？忍耐一下就算了，就繼續校對。到了晚上，一樣不得飯吃。晚餐時間過後，工人特地為我加班，先裝訂了 150 本的《人生》雜誌給我，因為我已承諾發行人東初長老，要如期交給他。

我在細雨紛紛中，硬是從江子翠的大理街，走到了萬華的火車站，坐上火車到北投，從老北投再轉車到新北投，這個時間不算太長，大概晚上九點多鐘吧。我看到外面下著毛毛細雨，怕它們淋到雨水，就把長衫脫下來，將這 150 本的《人生》雜誌包起來，扛在肩膀上。在昏暗的燈光下，從新北投車站走到法藏寺，爬上四百階的坡台，到達寺裡應該十點多鐘了。

怕驚擾人 忍耐靜靜等待

東初法師見到我把雜誌送來，非常的歡喜，讚歎我說：「你很負責任，很難得。」一般年輕人聽到長老的讚美，總是非常的歡喜。

他又跟我說：「你不必回台北去了，就住在這裡吧。」我想也是，已經快十一點鐘了，我如果回到台北，三更半夜的打擾善導寺也不好意思，既然長老叫我留下來，我就留下來吧！

東初法師就叫寺裡的人，為我找一個房間，讓我掛單住下來。那時候，也不知道要求什麼盥洗設備之類的，只要有一個地方睡覺就好。但第二天早上起來，門一直開不起來，原來他們反鎖了。我也不敢叫門，怕驚動他們，就慢慢的在那裡等待。

一直到九點多鐘，他們才來開門，歉疚的跟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忘記你住在這裡，忘記開門了。」我也不見怪，心裡想，這裡是個女眾的道場，我一個青年比丘，或許大家在佛法裡都有很多的

我不是「呬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顧忌，我也就不以為意了。

我去跟東初法師告假要下山，他說：「不要吧，我今天請客，你在這裡幫忙，做一些招待。」我想，長老有這樣的指示，就答應了，協助他準備桌椅、幫忙行堂的工作。

但是，台北的客人是不容易請的，一直等到下午快一點了，才來了八、九個客人。他本來預備兩桌的飯菜，我心裡想，已經一點鐘，不能不開飯了。東初長老可以陪四、五個人吃飯，還有另一桌四、五個人，就由我來代他陪著吃飯吧。

飢餓經驗 發願普門大開

正當這樣想的時候，東初法師跟我說：「你這個孩子，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呢？」這是長老講話的口氣，他還是把我當小孩看待。

這時我才想到，我做過小學校長，做過教務主任，也做過南京華藏寺的住持，我應該不是小孩子了；但是陪客、吃飯，我還是太年輕，不夠資格。我當時愣了一下，心裡想，我也真的餓了，就到廚房吃吧。

經過廚房，看到裡面正在準備請客的餐飲，那種忙亂的樣子，我一個人也不認識，實在不好意思進去要飯吃，所以就從廚房外面的一條小路，直接下山返回台北了。

記憶裡，我那時處於極度的飢餓狀態。因為，我昨天的中飯還沒吃，晚飯也沒吃，今天的早飯也沒吃，現在又已經下午了，我還沒有東西吃。

走過那四百個階梯，每一腳彷彿踩在棉花上面一樣，像騰雲駕霧一般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樣下的山。就這樣，我回到了台北。人家或許有一時設想不到的地方，我也沒有什麼怨恨之心。但是當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時就立志，假如將來我有辦法，一定要給大家吃飯。我可以做不吃教的和尚，但是我不能不讓大眾吃飯，將來我一定要「普門大開」，歡迎要吃飯的人都進來。

所以，後來我創建了普門寺、普門中學、普門幼稚園、《普門》雜誌、《普門學報》等等，就是希望普門大開。在台北的道場，在佛光山的朝山會館，我都招呼管理人每天多準備兩桌菜飯。因為那個時候，要吃到素齋比較困難，我們無條件的供應，不必問來客的姓名，他吃過就可以走了。像這樣的情況，已經維持多年。甚至在佛光山，如果是出家眾，吃過飯以後，我們還有個小小紅包五百塊錢，供養給他作為路費。

「不呷教的和尚」，還是消極的。我應該要有更積極的行事，也就是所謂「給人方便」。到現在，可以說在佛光山齋堂裡面，不管你認識、不認識，吃飯的時候，你進去坐下就吃，吃過了以後，你就離開，也沒有人問你。當然也不是什麼好的接待，只是一點微分的供養心，應該對得起諸佛菩薩和一切善士、客人們，這也是我們些許的願心。

今天，在佛陀紀念館景色最優美的地方，有一間「樟樹林滴水坊」，提供一碗飯、一碗麵，每天大概也有數百人進去用餐。我是不准他們訂價收費的，五、六年來，應該都皆大歡喜吧！

行動落實 學府演講弘化

做不吃教的和尚，不能只是口頭說說而已，我必須要用行動表示自我的作為。因此，我更積極的忙於佛教的弘化工作。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，我還沒有力量辦大學，但是我去向教育部爭取立案，在宜蘭辦了「光華補習班」，提供給青年一個讀書的環境。像現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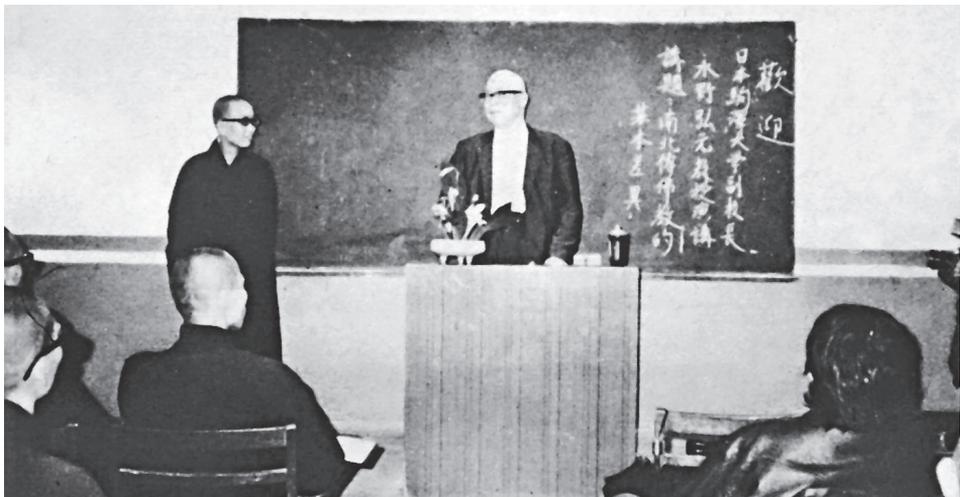
我不是「呬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社會上的林慈隆、林清志、鄭石岩、黃三裕等等，大概都是曾經在這個補習班裡的。

我也到全台灣各監獄去弘法，到各個工廠去布教，但是我的志願是希望到大學裡面去講演。在台灣，我也講過好幾所大學，但我心裡想，一定要到台灣大學講一次，才算是把佛法帶進高等的教育學府。

透過學校社團的安排，我的徒弟籌備了講演會，海報都貼出去了，我也從宜蘭搭車前來台北，趕赴講演的活動。但我一下火車，鄭慈文就面帶懊惱的跟我說：「師父，我對不起您，學校不准出家人講演。」我一聽，感到很失望。佛教也是教育，為什麼大學要排擠佛教呢？後來聽說，還是佛教的人士反對我進入校園，向學校建言不可以讓我演講，不可以讓和尚進入學校。

儘管如此，我並不氣餒。過了幾年，我把日本的水野弘元先生請來台灣客座，他是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、世界知名的學者，也



1978年，星雲大師邀請日本駒澤大學副校長水野弘元教授，至佛光山叢林學院演講。（圖／佛光山宗史館提供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是一位和尚，只是在日本的習慣，他們都不稱「和尚」，而是以「教授」稱呼。此外，還有研究天台學的名教授牟宗三先生、研究儒學的唐君毅先生等，我都把他們請到台灣大學上課、講演。

成功不必在我，能讓其他具有素養的和尚，進入台灣大學講佛法，不也是一樣的嗎？因緣際會之下，我也已經在台灣大學作過多次講演，乃至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理工大學，大陸的北京大學、南京、人民、復旦、中山、上海交通、山東、浙江、同濟、湖南、廈門等數十所大學，都請我作了多次講演。所以，我「不呌教」的觀念，不只是形式上的，在我信仰的心裡上、精神上，也是一樣的意義。

一本初心 愛教奉獻佛門

民國 38 年（1949），正是我們青年僧伽初到台灣，走投無路的時候，中興大學錢江潮教授，曾要我去參與他們辦的《自由青年》編務工作；也有中央廣播電台的主管，要我去做廣播稿的撰寫；此外，也有報社找我做記者等等，我都一概辭謝。因為，我不需要靠社會事業來養活我，我是佛教裡的一個和尚，應該把我和尚的角色做好。所以，我在無錢無緣的生活中，仍然本著自己的初心，不做一個吃教的和尚，也不做被社會養活的人。

因此，我站在佛教的崗位上，孜孜矻矻地，雖然不成什麼氣候，我還是努力從事著佛門的苦行、作務，做一個佛門裡愛教的、不吃教的和尚。這是我要把自己這個身分確定，不能動搖的。

我初到台灣，由於自己的勤奮，也結了一些好因好緣。例如，有人要給我房屋居住，讓我在花園洋房裡專心寫文章；也有人甚至願意把某一棟樓房送給我，作為我弘法的基礎。我何人也？不敢接

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受這麼大的布施。我不能假藉佛教之名，空負信施的供養。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弘揚佛法，所以就把他們的好意婉謝了。

成功並不急於一時，我可以慢慢的來，十年、二十年之後，我總會為佛教有所表現的。就是挑水、擔柴，無論勞力還是勞心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做一個貢獻於佛門，而無負於佛教栽培的出家人。我受了十年叢林教育的培養，可以報答三寶恩、眾生恩，才能算是一個真正不吃教的和尚。這也是我這一生，堅持不變的立場。

我有許多的缺點，像脾氣不好、性情太過耿直，乃至貪名、欲望、無明、愚痴等，在心田裡還是反觀得到；尤其是嫉妒心，總覺得自己不能輸給別人，對這種好強、好勝之心，也感到慚愧。現在想來，真是年輕荒唐的時代，也不勝慚愧、懺悔！但「不能辜負佛教」這樣的決心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改變的。

在台灣，跟我結緣的信徒不少，加上在海內外舉辦過百千場以上的皈依三寶典禮，算一算，幾百萬的信徒，應該是有的；但我沒有和哪一個信徒有特別的來往。我一直教育弟子們，做一個出家人，不可以對世俗太過攀緣，不要認為某一個信徒地位很高、名利很大，我們就對他特別來往。

我明白，心不均平，不能做為真正的學道之人。所以到現在，這萬千的信徒，都成了我的至親好友，但沒有特別的親疏分別。這也是我自己堪以告慰的一種觀念，覺得做人應當如此。尤其，做一個佛教的和尚，更應該要有這樣的修養和認識。

為了做好一個向信徒學習布施的和尚，自己平常也稍有一點善行。例如，對於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籌建真福山，我雖然沒有力量，我也跟他承認捐助五百萬元，但是我沒有辦法一次付給他，只有分期五年完成這個諾言。也曾有基督教的牧師捎來一封信，表示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要重建教堂，我也護持他一百萬元，聊表一點心意。

有能力施恩惠於人，就表示我是一個富者；假如只懂得跟人家化緣，乞求人家的布施，那就是一個貧窮的人。所以我不是一個「呬教」的和尚，表示我還是一個「富有的貧僧」。在事實上、在形相上，儘管我什麼都沒有，但是在我的意志上、精神上，全世界都是我的。

我曾經有過設立連鎖「滴水坊」的理想，希望在全世界辦一個能夠供應簡單素食的地方，這也是我想要提倡的一個簡食理念。烹調素食雖然是簡單的技術，而現代卻很少有年輕人具備這種專長志向，所以很遺憾，心願一直不能實現。即使不能讓我完成千家的滴水坊，但在現有佛光山滴水坊當中，能有佛館「樟樹林」滴水坊，我還是充滿可行的信心，覺得有朝一日，還是可以完成心願。



位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的樟樹林滴水坊。(莊美昭 / 攝)

我不是「呬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彼此護持 齊心發展教團

又例如，每年浴佛節，佛光會用小卡車改裝成雲水浴佛車，讓大街小巷的普羅大眾，都能與佛結緣；每年農曆十二月初八，佛光山本山、別分院，與各佛光會分送的臘八粥，在全世界總有幾百萬碗跟人結緣。感謝徒眾們為了我的一點微願，為了我的一句話，辛苦的去完成為教的、結緣的理念。藉此，我也對徒眾表示深深的感謝。他們也跟我一樣，都要做一個不吃教的出家人。

一般的往例，說來都是由師父提拔徒弟、長者提拔後學，但是我那不像書法的一筆字，就是因為弟子如常法師一直鼓勵我，這十多年來，把我的字送到世界各地展覽。從 2005 年馬來西亞國家美術館開始，後來到聯合國、美國各大學，甚至到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大陸北京國家美術館、歐洲國家博物館等等，有百場以上的展出。所以現在一筆字才能蒙獲大家的喜愛，這不是徒弟提拔師父嗎？

又好比覺培法師，她經常應邀出去講演，都要提到我倡導的人間佛教、我的人間性格、我不做「呬教」的和尚等等，增加了我在各處的緣分；這不也是徒弟拉拔師父的成就嗎？

另外，山上的弟子如歷任住持：心平、心定、心培、心保諸位和尚，以及慈莊、慈惠、慈容、依空、慧傳等，還有本山專長弘法布教的數百位法師，可以說無論在哪裡講演，都以師父為中心。因此，我一個不「呬教」的和尚，是徒弟提拔我，我也提攜他們，師徒彼此護持。做為一個教團，佛光山就是這樣發展起來了。

說來，由弟子來提拔師父，也真是慚愧不已。不過，他們這樣的精進努力，不但告慰於我，在師兄弟當中，也應該以他們為榮。所以，我對弟子也有教訓，不但自己不做一個「呬教」的和尚，我也叫所有的弟子不可以做吃教的出家人。

盡己能量 給予社會溫暖

所謂「不呷教的和尚」，在台灣，我努力的這樣做；到大陸，我也秉持同樣的理念。我們重建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，我告訴佛光弟子、佛光山常住，要盡自己的能量，如：教書的薪水、在外面服務的供養、法會的收入等，都可以用來建設道場，也做一些社會救苦救難的工作，尤其是「好苗子」計畫的青少年教育，這是大家都要承擔的使命。

佛光山也有十幾位徒眾在大學教書，例如：慈惠法師是佛光大學、南華大學的董事長，慧傳法師是普門高中的董事長，慈容法師擔任多年人間衛視董事長、《普門學報》發行人，心定和尚、依空法師分別做過《人間福報》的發行人和社長，慧寬法師則是香雲文化公司的董事長等等。

在佛教裡，我們不能期待不勞而獲，或是什麼特權待遇。按照政府給我的名義，例如：「蒙藏委員會」、「僑務委員會」等這許多部會的委員，都是屬於特任官，在機場進出，可以不受檢查，但是我不使用這些特權。為什麼？我沒帶什麼用品，也沒有那麼緊急的公務，跟大家一起排隊，走得心安理得。我要給海關知道，我也是一個平民，甚至我只是一個貧僧。

我們在大陸是如此，在國際上更是同樣的道理。我們要對台灣的佛教、大陸的佛教、國際的佛教，通通有所奉獻，都要能為大家服務。所以，因為奉獻的精神，我們能把佛教從台灣發揚到世界五大洲。

佛光山所建設的藏經樓，是由佛光山的出家弟子，集多年資金共同完成，對於信徒沒有收他們一分錢。香港一位居士知道了，表示要發心贊助二百萬元台幣，雖然佛光山所有的建設，都是集十方



佛光山藏經樓

之力共同成就的，但是這一棟建築，我們沒有接受捐款。後來請慈惠法師退回給他，請他諒解，成全我們佛光弟子一點自我奉獻的願心。

少許布施 改變人心觀念

你不去結緣，只想靠別人，哪裡有天上掉下來的成就呢？不做吃教的和尚，就要先做一個服務社會的和尚，做一個弘法利生的和尚，做一個文化的、教育的、布施的和尚，做一個給社會溫暖的和尚。為了佛教，做一個犧牲奉獻的和尚。每一個佛光弟子，都要憑自己一點發心，與十方信施結個佛法的善緣。

有的時候，我們只要用少許的力量，就能成就很大的事業，例如香港佛教的改變。過去，出家人到香港，想要乘坐計程車都很困難。聽說這是因為香港人賭馬，他們認為載到剃光頭的出家人，賭馬會輸光，所以就不願意載送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我到香港弘法，不認識路，當然就得乘坐計程車來去。香港的
土地不大，最遠的地方也頂多二十塊就夠了，但是我每次都付一百
元港幣。香港的計程車司機，有收取小費的習慣，我說：「你不必
找錢給我了。」

在香港弘法多年，像這樣的情況，大概有二、三十次吧，也不
會超過二千元港幣。我當時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講演就提到：「你們
要想到，每一個出家人都是財神爺。你的計程車每天都載著財神爺，
還怕不發財嗎？」

過去，出家人到商店裡去買東西，店員見到出家人，常說：「老
闆不在家！」怕出家人來化緣。現在到商店買東西，店員都特地說：
「師父，給你一些折扣。」甚至有的也不要錢，直接說：「師父，
讓我供養你吧！」

香港佛教的發展，和往日不一樣了。有台灣的僧眾告訴我，他
們到香港去，還曾遇到司機不收他們費用的。二、三千元的布施，
就改變了計程車司機對佛教的觀念；我這個不吃教的和尚，對香港
的佛教不能說沒有稍微的一點貢獻吧。

從這裡我就想到，佛光山在海外建立的道場，都不是靠化緣興
建的。比方，荷蘭的荷華寺、倫敦的佛光道場、澳洲的南天講堂、
紐西蘭北島佛光山、美國紐約道場、新加坡佛光山等等，都是由佛
光山常住大眾省吃儉用，購買下來，供給信徒前來共修，讓中華兒
女在海外，也能有一個精神慧命的家庭。

所以，「給」就是「收」，「捨」就是「得」；不吃教，也是
提升僧伽的人格、僧伽的道行。你不吃教，反而你的收穫更多。坦
白的說，星雲是一個窮家子弟，也沒受過什麼教育，今天能法弘世
界五大洲，不就是靠這種「不呷教」的性格而成就的嗎？

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捨就是得 法弘世界五洲

當然，也有一些信徒見到我們以身作則，他們也在各地發心協助佛教的發展。例如：美國休士頓中美寺、巴西如來寺、巴黎法華禪寺、澳洲南天寺、中天寺等，就是首先由當地的信徒捨宅為寺，之後大家出錢出力，共樹法幢。我也本著「十方來十方去，共成十方事；萬人施萬人捨，同結萬人緣」這樣的信念，所謂「人人為我、我為人人」，僧信之間共同都是「為了佛教」。我們自己先要做不吃教的和尚，信徒自然也肯得來供養奉獻。如果彼此都有這樣的認識，還怕佛教不能復興嗎？

在新加坡，數十年來，我來來去去，皈依的信徒也在數萬人以上，每年都歡喜聽我講經說法。現在問一句，我有跟大家要過一塊錢嗎？新加坡的佛教徒，他們的供養心很大，但是，我要給他們一個新的認識，我不是吃教的和尚。所以，供養佛教可以，供養我個人，我則不敢接受。

在馬來西亞，近五十年的來往，除了我接受過一個老太太黎姑的捐獻以外，就是廣餘法師曾經捐給佛光山兩萬美金。後來，他重建鶴鳴寺，我也回饋他，也捐贈了兩萬美元，彼此互有往來。現任住持傳聞法師是廣餘法師的弟子，也是佛光山佛教學院的學生，他應該知道這件事情。



星雲大師與馬來西亞檳城妙香林監寺
廣餘長老合影

（圖 / 佛光山宗史館提供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會長竺摩法師、金明法師等，都曾邀我講經。講完坐在那裡，信徒分成四路，排班送紅包供養，將近一個小時。有多少紅包？我不知道，全都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，做為教育基金。不論我在哪裡，如有供養善款，我都交給當地的佛教，做為弘法之用。回想民國 52 年（1963），我第一次到馬來西亞訪問，弘宗法師跟我說：「台灣寄給我 42 本的緣簿，我真不知道怎麼應付？」我當時一聽，心裡感到非常羞愧，我們台灣的佛教，要這樣的求助於人嗎？當下我就立願，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，我就不再到新馬來弘法。

所以，數十年來建設佛光山，我也沒有跟海外化過緣。這是為什麼？我要讓有緣人跟佛教結緣，要讓佛教跟佛教結緣，我不要讓信徒認為我是一個「吃十方」的和尚。

因此，佛光山在馬來西亞弘法的各個道場、青年會、青年團等，他們會那樣的發心，可以說，因為他們跟隨了一個不吃教的和尚，而我也像佛教徒一樣，在經濟上、在書籍上、在一筆字上，也做一些布施功德。一般信徒布施還要寫個名字做紀念，我連名字都不要。我這一生主張「布施要無相，度生要無我」，承蒙南京大學校長陳駿教授給予我的肯定，說來實在慚愧，這是本分啊！哪裡要人的讚美呢。

佛法流傳 供養十方大眾

最近聽說，新加坡《新明日報》連載我撰寫的《點智慧》專欄，結集出版，如今邁入第六本了，很感謝信仰天主教的副總編輯——朱志偉先生的用心。徒眾說，每一輯的《點智慧》一出版，在星、馬、港各地，都進入暢銷新書的排行榜。我還聽說，這個專欄至今

我不是「呬教」的和尚（之三）

已超過五年，創下了該報社有始以來連載專欄最長的紀錄。

我感動一名天主教徒對我們這麼友好，因此，也無條件的把我近期以來在《人間福報》上發表的「佛光菜根譚·星雲一筆字」系列，通通叫徒眾寄去給他，表示我對他的一點謝意，貢獻給他參考，也感念他對佛教的友善。

對於我的文章出版，也經常有徒眾、信徒跟我反應，他們往返大陸等地，常常看到有人盜版印刷我的書籍；我都跟他們說不要緊、不計較，我非常樂意。雖然盜版有所不當，但佛法因此可以廣為流傳，有緣人因為其中的一、二句佛法而受益，又有什麼不好呢？

我寫本文的意思，只是希望我們佛教的和尚，都是做供養十方的和尚，不要做吃十方的和尚。佛光山的徒眾弟子們應該要知道，台灣的信徒、佛光會的佛光人、國際的仕紳們也應該知道，總之，我要讓大家曉得，佛教裡面有很多不是「呬教」的和尚，讓大家放心和不吃教的和尚來往，還怕佛教不能復興嗎？

無論出家的徒眾、在家的弟子，我們雖然還未成道，但我們先廣結人緣，做一個發心的菩薩，不要做「呬教」的和尚，也要把自己視為是佛教的信徒之一，要有「佛教靠我」的承擔，大概這就是我垂老之年的一些心意了。



星雲大師《點智慧》系列叢書